



喋血潮白河

马成 著



新华出版社

河白潮血喋

马成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血潮白河/马成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11-7538-1

I. 喋…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043 号

喋血潮白河

责任编辑: 尚惠敏

装帧设计: 伍民力

封面插图: 张学勇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1-7538-1

定 价: 15.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马成，1956年出生在北京市顺义区焦庄户村。自幼热爱文学创作，涉猎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并对书法、美术、摄影等有一定造诣。曾出版诗集《绿色的乐章》（中国文联出版社）、纪实文学《焦庄户地道战史话》（中国文联出版社）、《盘山枪声》（新华出版社）等作品。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进山区依靠群众 跨河流开辟新区	4
第二章 山风烈潇洒自然 深谷中隐隐枪声	16
第三章 润新区涓涓细流 耍奸猾野村放刁	37
第四章 白云巧施拖刀计 野村藏奸计连环	55
第五章 越长城勇士出拳 游击队突发奇兵	70
第六章 出奇兵顺手牵羊 舍诱饵断鱼线	89
第七章 日伪汪三方合流 游击战出神入化	106
第八章 英雄血浸染红旗 战友情润地感山	126
第九章 施阴谋下作卑鄙 对硬招蓝天舒怀	139
第十章 银斧岭山冈设伏 反其道迭次施计	150
第十一章 潮白两岸大周旋 长城内外播火种	168
第十二章 雪原庙宇谈国事 严寒岁月试论兵	189
第十三章 布疑兵白云设计 施诱饵引蛇出洞	203
第十四章 强实力军民同心 弱心理野村拜神	219
第十五章 挥战旗呼啸风云 交手间切换时空	238
后 记	260

引 子

潮白河，是北京市东部纵贯南北的一条大河，她源自长城外苍莽的山峦和连绵无际的草原乳汁，酿成了河北省丰宁县喷涌的潮河、沽源县发源的白河，交汇于如今的北京市密云水库（未建密云水库前，交汇于密云县城南侧十华里处），经怀柔、顺义、通州，出北京市再穿越香河、宝坻至北塘，于永定新河交汇入海。

20 世纪 30 年代的潮白河，水源丰沛，奔涌宣泄，狂涛中饱含中华民族悲壮屈辱的感情，振荡着愤怒的呼喊。

1933 年 5 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把长城内、北平以东、天津以北至山海关一线的二十二个县化为“非军事区”；1935 年又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在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地区，不仅规定了不能驻扎中国的军队，即所谓的中立区，还肆意在军事和政治上进行侵略。我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冀察人民与东北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这样，还不尽意，又在这一年 11 月 25 日，由日本政府一手炮制的，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声称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在一个主权国家，出现了以政治、军事独立存在的“政府”，必然是先以背叛国家和民族为前提的，怎能不激起民愤。于是，引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的兴起。

第二年的早春时节，在潮白河的西岸，有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为首的人高挑身材、膀宽腰细，肌肉发达，方方正正的脸盘上，长着浓密的胡须，一看就是个很有激情的小伙子。他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参与了组织和领导工作，是一个总队长，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只见这个叫白云的青年人，与几个同学正在轻声地商量：“国破何以谈家，眼看着书是读不成了。”

他看着这几位平时都很要好的同学，征询大家的意见。这几个同学，大都与他一样来自东北的沦陷区，家乡的亲人都在日寇的铁蹄下受着奴役。只见这几位平时欢蹦乱跳的小伙子，都沉闷地紧闭嘴唇，神情严肃。

一阵无声的沉默，只听得河水的涛声，仿佛在与几位大学生的此时心境撞击。

江涛，上大学前就与白云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从他的表情里，不仅透射出沉稳的性格，还显示出了国难时期特有的早熟，他紧盯着白云，轻声地提醒：“咱们老家不是有抗联吗，咱们何不举义旗拼杀一场！”

白云紧盯着流动的河水，回答：“我看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扛起枪才能拯救民族，这也是党组织所希望的！”

鉴于城市的特殊性，要想建立武装，必须到乡村山冈，他们一同分析北平郊区，这里显然还有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想到了从老家的辽西，以熟悉的群众基础和自然环境，动员和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并商定回北平后，由白云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再定行止。

不久，在辽西的山冈开始活跃着一支抗日的游击武装，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白云和江涛为首，聚集起几千的爱国志士，打击日伪军事组织和政权。

我国的东北，在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的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即实施了对东北全面的占领，对于抗日的爱国志士，从没有停止过军事和政治的镇压，使得东北的游击环境也日见艰难，各支部队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大多转移到了深山老林，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以白云为首的这支部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砺，后来转移到了晋绥的山区，与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汇合，进入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行列，在平西根据地，经过冀热察挺进军的整编，与冀东暴动的部分武装，一同编为平北独立团。由于这个团的大学生比较多，被称为我军唯一的大学生团，他们被派到平北，在丰、滦、密地区，围绕潮白河两岸建立抗日根据地。

独立团在平北的丰、滦、密地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第一章



进山区依靠群众 跨河流开辟新区

平北蜿蜒曲折的山路，行进着一支新近整编的八路军部队，为首的团长白云，三十来岁，高大的身材，鼻直口方的脸形，留着浓密的胡须，显现出刚毅的性格，这也是战争时期特有的气质。

白云，八路军平北独立团的团长，他走在行进的队伍里，前面不远处，是两个作为尖兵的侦察员。他的身后，是该团第一营的行军队伍。团政治处主任江涛，一营长王抗，紧随左右。三人都急匆匆地走路，谁都没有作声。

白云还在想着出发前，冀热察挺进军首长的嘱咐：据潮白河两岸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开辟地区，发动群众为基础，先要站住脚。他是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因此对于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是心里有数的。因为是新区，到那里后要怎样发动群众，如何开展军事斗争，尚在思索当中。

春季，草长莺飞，鸟鸣与河水的击打声，和谐成大自然的特殊音乐，显现出了勃勃生机。

部队正在行进当中，顺着潮白河西岸逆流而上。午后，当部队走过了潮河与白河的交汇处，正在白河西岸小路行军的时候，突然，走在前面的侦察员，其中一个急匆匆地跑回来报告情况，剩下的一个显然是留在前面监视敌人。

侦察员宝三儿，脚下生风，紧急地跑到了白云的跟前，敬了个礼，轻轻地说道：“团长，前面一里地以外有敌情，敌人大概有二百人左右，有鬼子和伪军，日军占三分之一，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军。”

白云略做思考，毫不犹豫地命令：“赶快上山隐蔽，部队要快，不要整出响声。”他边说着，边指挥部队沿着山坡的一侧，向山腰抢占了有利地形，并告诉宝三儿，发信号通知另一个侦察员，撤回到部队的位置。

白云和江涛、王抗三个人，站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这里紧靠着一颗树冠很大的松树，可以直起腰来观察山下小路的情况。白云先向身后山梁的制高点回望一眼，有些不放心的。于是他告诉王抗一声：“注意一下山上有没有情况。”王抗会意地点了点头儿，手搭凉棚半蹲着观察山梁。

白云板着面孔，用望远镜看着敌人的行进队伍，内心里在思忖着这场遭遇战，是打还是不打。凭心而论，他是在思考进军后，第一场战斗的时机，既要告诉群众，我军的主力已经到了敌后，以鼓舞群众的抗日士气；也要告诫敌人，我军是主力部队，要通过这次战斗达到惩戒和震慑敌人的目的。总之，初次战斗具有双重的意义，一定要打好。

正在思索时，只听得王抗轻声说了一句：“不对，山梁上有人。”他在报告白云的同时，也是在分析山上的人，究竟是属于哪一方的。

白云没有回头，向后甩给王抗一句：“注意一下人数，看一看是不是带武器的。”

他们距离山梁有人的地方，也就是三四百米远，山梁与我军隐蔽的位置和敌人的行军队伍，恰恰成为等距离的三角形。因为山上的人员居高临下，不管是属于哪一方，应该说都能比较容易发现我军的位置。还没有观察清楚，就听得山梁上传出了沉闷的

几声枪响“砰，砰，”子弹射向了山下敌人的行军大队，敌人的行军队伍立时炸了营。于是，敌人的队伍里，迅速地传出了日军指挥官和伪军军官的喊声，指挥部队就地隐蔽，在附近选择了地形朝着山上还击。山上和山下对射起来。

此时，三方的人马各自占据了位置，但是唯有日伪军还不了解整个战场情况。他们知道遇到了小股部队的袭击，但是并不知道紧邻的地方，还有一支对他们威胁更大的我军正规部队在盯着他们。

白团长看着山下的敌人，他不知道山上的武装是属于哪一部分，因为这一带还没有我军的正规武装，但是从袭击敌人上分析，可以确定是抗日武装。于是，他命令部队顺着山半腰向前隐蔽平行运动，顺着小路居高临下，准备打敌人的伏击。

白团长的思考和分析是对的。

此时山上的人正是一支游击武装，带头的是绿林出身的张三仙。

我军当时还不掌握敌人的具体情况，但是张三仙他们可是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在此地等待敌人多时了。尽管如此，张三仙他们并不知道我军的情况，只是因为我军所处的位置在下方，又出现了回避敌人的迹象，他们才没有顾及，放开胆量打了敌人的伏击。他们地处上方，即使对我军不了解，也还是有转移的时间和回旋的余地。

眼前的敌人，是上午从柳林据点出来，到河上游与石夹镇一带的伪军集聚在一起，专门扫荡和抢粮食的，打击目标主要就是张三仙他们这支武装。

张三仙的这支武装，本来就是啸聚山林的农民，更早一些年间，聚集在一个叫书山的地方。这个书山，可不似想象的那样文静，而是这一带比较高的一座山峰，由山下蜿蜒而上，有一条小路直达山顶，山顶上有一座庙宇。在太平年间，还有极盛的香

火。因连年战乱，庙里已经没有了人迹，后来被这伙土匪占住，作为了老巢。山的一侧沿着潮河的西岸，河里水流湍急，要是到了雨季，更是汹涌澎湃；沿岸的陡峭山峰，别说由下往山上攀爬，就是由上面用绳索向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面向山峰的小路，有一条岔道蜿蜒着通向山顶。这哨人马基本是生活无依无靠被迫落草的农民，虽然也有扰民的时候，更多的基本是劫富济贫为主，虽然被地主老财所痛恨，在穷苦百姓当中还是没有多大民愤的。

领头的张三仙，本有一个很文静的大号叫张三贤，因为行三，前面的两个哥哥，都因家贫年幼夭折。到了他降生的时候家境仍然没有好转，就请了一个算命的先生，他问好了生辰八字后，观其面相不禁赞不绝口，称其自有一番未来，并预言有武将之相。既然如此，就当有斗狠的勇武了。为了中合他的命相，算命的以一个“贤”字，力求用文静的善缘，克智他的勇武，亦或给他的武将之命增添些许儒雅。

算卦的只是说了一番表示祝福的话也就算了。张三贤在困苦的家庭里，苦熬苦长到了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却在积劳困苦中，因受到恶霸的欺辱，憋了满肚子气无处发泄，双双撒手人寰弃他而去。

小小的张三贤，在艰难的环境里，培养了倔强的性格，他咬牙切齿意欲报复，与仇家拼命，无奈年龄太小，在生活无着的时候，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帮助一些，但是终于不能有安定的生活保证，在邻居的帮助下，给他凑齐了讨饭的家伙儿，他也曾试图去了几次，终因不齿于低人一等的乞讨，于是，扔下了讨饭的家伙儿，随着一支杀富济贫的绿林队伍到了山里。

当这支队伍快走到老营盘的时候，才发现队伍的后面跟了个他。于是，领头的就开始了一番盘问。

他的家境自然没有了退路，完全符合入伙儿的条件，更为严

格的是，要想入伙一定能够斗狠，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下得去手。还要在习武时吃得了苦，经得起打。因为，习武之人，首要的是要先挨得起打，才能练出来，也才能够有武术的造诣。更何况这些人基本与土匪的生存方式接近，还是有不少的人，确实管他们叫土匪。他们并不回避这些，有时还以此津津乐道。

艰苦的练武，在进入到土匪队伍里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张三贤与两个师兄弟一组。

他们这一组的三个人，其他的两个师兄，都比他略大一点儿。宝三儿排行老大，十四五岁的样子；喜三儿排行老二，有十二三岁；张三贤因为本身的名字就带着三字，被师父给改了一个字，把“贤”该成了仙，里面有得道成仙的意思。于是，基本是以他名字的谐音还叫张三仙。他们三个都是三字辈儿。

师父叫武横，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被文人解释成了吾横。他本是读过书的人，家境也还说得过去。俗话说穷念书，富习武，他虽然谈不上家境富裕，在书没有读好的时候随人习了武。也不知道有没有天生的因素，还是触动了他的潜能，对此他还真是肯下力量，肯动脑筋，于是武横就在自幼童子功的基础上，练就了一身的武功，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他的师父。

武横的武功，主要是来自于行意的内家功。他深谙师父教诲的，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于是，他下了几年的实功夫，使容易成花架子的外功，切实练就了内家。他能够在做出表面的各种动物的基本形态的同时，保持身体的力量和平衡，不管是对外的袭击，还是抗击打，基本是自如灵活，身轻如燕，还聚集着深厚的功力在体内，可以说武功罩体，跃跃欲试。

武功练好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容易惹事了。也不算是他主动招惹是非，而是他随人习武后，家庭遭到了不幸，父母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知道后耿耿于怀，记在了心上。回村后他自然想与财主论理，极致双方交手，他把财主和打手足足一通臭揍，还不

够解气，下了狠手，结果自然是财主一命呜呼！他也就无法在家里呆下去，在游荡了一段时间后，上山落草为寇！经过几年的熬炼，他还终于熬到了大寨主的位置。但是，土匪毕竟多是农民出身，虽然经常的打家劫舍，总的还是与官家和老财为敌，不与贫困百姓结仇。这就是当时书山匪伙儿的背景。

武横教练三个徒弟，基本没有门派意识，主要以实用为主。以他练武的实践和使用的效果，从基础做起。站桩，提石碾子，绑沙袋，绝不含糊；起五更睡半夜，先练功后练套路，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几番冬夏，几番苦雨，使三个徒弟都练就了上乘的武功。三个师兄弟，虽然性格各异，当时在练武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都很能吃苦，武功基本不相上下。

就练武之人来说，既有做人的内含，又有最基本的悟性。老大和老三基本是一个路子，为人诚恳，仗义疏财；惟独老二就有些不一样，他的出身就是纨绔子弟，也是与同龄的孩童斗狠，发生械斗致溺人命，没有奈何，才到了山里落草。到了山里，特别是跟师父学艺以后，由于他为人乖巧，很会来事，还是很会哄师父的，所以比较招师父喜欢。师父有时对于他的不够诚实，也看不惯，但是，更多的还是接受了他。

当时，总的情况还是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没有芥蒂，习武之人又讲究宽大为怀，而且还经常出现其乐融融的场面。

几年的苦练，师兄弟们相处的也算可以，只是与老二稍差一些，当时毕竟都还是小孩子，即使不是特别好，也能和睦相处。在练功上，三个人的轻功都是一流的，蹿房越脊，不在话下。老大宝三儿，以铁沙掌见长；老二喜三儿，以轻功见长，暗器飞镖使用得最为熟练，他擅长蹿越，脚下的功夫非一般练武之人能敌；老三，蹿跳功夫，与两位师兄不相上下，在使用刀、枪时更显出了深厚的功力，特别是在敌对打斗时，确实有不凡的身手。哥三个在与同伙儿外出，参加火并和械斗时，都在战场上使得狠

手，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某一天，师父告诉了几个徒弟，他要外出，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也可能三五年才能回来。事情于是就交给了二掌柜的负责。二掌柜的，是个实在的习武之人，缺乏管理的才能，武横在的时候，他执行命令是不含糊的，等到由他当家的时候，就有些力不从心了。由于队伍收拢不住，人们的心就开始涣散，渐渐的有些人就私自离队，队伍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明显的开始收拢不住了。这是十来年以前的事了，日寇进驻石夹镇的时候，书山上已经烟消云散，鼎盛时期上百的匪众，不知去向的为多数。就连师兄弟的三人，也分开各奔东西。

张三仙聚拢了其中的一部分，仍然保持了基本的元气，集结了二十来人，下了山后，几经沧桑，感慨于民族的危亡，举起了抗日的义旗，与日本鬼子斗争。几年来历尽了千辛万苦，虽然保持着队伍的基本纯洁，也秘密建立了一支地下的情报系统，但是，由于没有根据地的后应，更缺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虽经常历险，经常寻找机会打击零散的日伪军，但是没有大的建树。就像漂泊的风筝一样，总会有失重的感觉。

这次，是张三仙的引线，提前送出了情报，日伪军就是冲他们这支武装和抢粮食而来。所以，他在分析了情况以后，就把队伍提前拉到了山上，选择了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制高点，等待时机，给敌人以打击。他知道，这样的战斗，不属于他的强项，并不能消灭多少敌人，但是他总要给敌人一个信号和警告，这也是他们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的习惯，同时体现了农民武装的特点。

我军在行进到距敌接近千米远的地方，他们已经发现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军是属于哪一方的。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他是有主动权的。所以，他没有紧张，而是不肯舍弃机会，要坚决的送

给敌人一个居高临下的“飞吻”，警告一下敌人，不可肆意妄为。

敌人队伍里的日军指挥官是个中队长，叫野村，他今天出来带了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一个中队的伪警备队，还有零散的一些警察、保安队，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多人。

野村的这个中队，是新近从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部队调来的，他们在东北与抗联部队没少打仗，可以说是战场经验丰富。他听到枪声后，先从马上迅速跳了下来，蹲在一块石头后面，用望远镜瞭望了一下，马上判定山上的队伍，根本没有像样的武器，人员就是二十人左右，并由此分析，很可能就是他们今天想找，而没找到的张三仙的队伍。他很清楚，山上的人马之所以敢与他们斗狠，就是依仗了有利的地形。因此，他很快就从惊慌中镇静下来，悄悄地告诉身后的伪军中队长孙大肚子：“快快的，我的顶住，你的带着两个小队，从下面的河边儿，向外走，从山梁的那面，绕到山的背后袭击。”

孙大肚子本来就没有什么战场经验，只是来自于伪军官学校，空有一些操典上的理论，靠着 he 那个土财主的爹，花钱捐来这么一个官，为其家里的那点财产看家护院。对于野村的分析，虽然脑子慢了半拍，觉得还是有道理的，点着头表示信服。他因为真到了战场上是个怕死鬼，于是就指挥一个小队长，让他带队迂回包抄上去。看到了野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去了。

在孙大肚子的带领下，两个小队的伪军从队伍的下面悄悄地开始运动，野村带队伍与山上的游击队对射，意欲牵制。

山上的张三仙，注意力都放在了山下和我军的位置，并没有注意到下面的人马已经开始减少了。他只是告诉部下要节省子弹，瞄准敌人再打，并开始准备回撤。

我军一营，在营长王抗的带领下隐蔽向前运动，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发现山下河边儿的树冠有动静，王抗用手势指挥部队停

止前进。他隐蔽在一棵松树的后面，观察到大概有几十个敌人，正从他们所在的山下往上运动。他蹲下心里开始盘算，想好后喜从心来。虽然不知道敌人的准确数量，但是从侦察员的报告中，已经了解了大约二百多敌人，而且过来的敌人就是几十个伪军，正好打一个伏击，捡一个便宜，还能顺利撤出。

王营长转过身，正要回去向白团长报告，只见得白团长已经到了跟前。

白团长也已经看准了敌人的动向，于是轻声与王营长交换意见：“隐蔽，敌人不到跟前，不要开枪！”

我军部队隐蔽在树丛和山石间，小声地互相传递着命令，等到整个部队都接到命令后，敌人已经到了我军的包围圈里。

茂密的松树林，是个自然的屏障，其作用显而易见是双方都有益处的。敌人也注意到了运动中的隐蔽问题，而且运动速度很快。

树林里打仗，如果用于隐蔽自然是有利的，但是用于攻击，就往往难以捕捉目标，尽管距离很近，也是如此。

当最近的敌人与我军的伏击部队几乎碰到一起的时候，白团长的指挥枪适时地响了，几乎与此同时，王营长的二把盒子，照准前面的一个伪军就是一枪，那个伪军应声倒地。紧接着整个的枪声就分不出了，加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伪军受到了突然的打击，一下子就损失过半。于是，屁滚尿流地往山下跑去。

孙大肚子本来就在队伍的后面，见到前面的属下受到了打击，他虽然笨拙的身体在逃跑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妨碍，而且还挺会选择地形，专找树后和小坡处，闪展腾挪，这样就与后面的射击形成了死角，也算他领悟了战场逃跑的秘诀。

我军的攻击速度很快，一阵打击后就开始了冲锋，捉到了十来个俘虏。敌人侥幸得到了障碍物的保护，才没有完全受到打